

论中医方剂的双轴关系

陈 东^{1,2}

(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4; ²成都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成都 610059)

摘要: 中医符号是医学人文学研究中新的学术领域。文章从符号学的双轴关系研究中医方剂文本的表意机制, 研究表明中医方剂文本是由宽幅的聚合轴组合而成, 无法按照西医的“标准化”要求理解中医方剂的组合。实行“师徒制”的中医教育方式是解决中医宽幅问题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中医符号; 组合; 聚合; 宽幅; 窄幅; 中医方剂

Discussion on syntagm and paradigm of TCM prescription

CHEN Dong^{1,2}

(¹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²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The semiotic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 new academic area of medical humanities. This essay explored the sense-making of TCM prescrip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e TCM prescription was made of broad-width paradigms, which could not be understoo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The mentorship of TCM teaching approaches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broad width of TCM prescription.

Key words: TCM semiotics; Syntagm; Paradigm; Broad width; Narrow width; TCM prescription

中医药学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 至今仍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从符号学的双轴关系分析中医方剂的符号文本, 指出中医方剂符号的表意机制, 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不仅可以加强人们对中医学的认知, 同时对中医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

中医是中国独有的文化, 是特殊的意义域。任何意义必需通过符号来表达, 中医是符号的集合。符号学被认为是文科中的数学, 以其极大的学术张力受到学界的推崇, 这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无疑可以用来分析中医符号文本。通过知网查阅关键词“中医”与“符号学”, 发现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仍然很少, 而运用符号学原理中的双轴关系分析中医处方文本未发现。

组合轴与聚合轴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组合与聚合, 这对概念对后世符号学的研究影响深远。索绪尔将组合关系称为“句段关系”, 是指语词组合成有意义的话语方式, 具有线性的特征。索绪尔将聚合关系称为

“联想关系”, 是指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 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1]。后来的符号学家把索绪尔的这对概念改为横组合轴和纵聚合轴并推广到整个符号系统。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解释这组术语, 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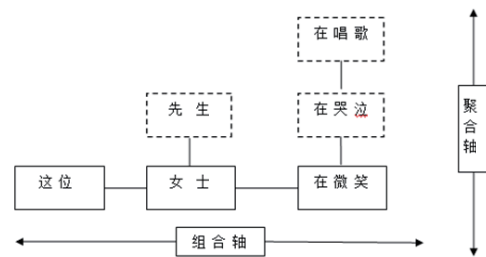


图1 组合轴与聚合轴示例

“这位女士在微笑”句子中, 组合轴上的“这位”“女士”“在微笑”是组合关系, 而聚合轴上的“在微笑”“在哭泣”和“在唱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强调功能对比。雅各布森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将“组合轴”称为“结合轴”, 作用是邻接粘合, “聚合轴”称为“选择轴”, 作用是比较与选择。雅各布森认为, 比较与连接是人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最

通讯作者: 陈东, 四川省成都市二仙桥东路一号成都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邮编: 610059, 电话: 028-84078933
E-mail: chendong2018@163.com

基本的两个维度,也是任何文化得以维持并延续的二元^[2]。聚合轴是由符号文本的每个组分背后潜藏的所有可能比较的成分构成,即该组分的所有备选项。如图1,“女士”与“先生”属于同类备选项,如果符号发送者在编码时选择了“女士”,那么“先生”就隐藏起来。符号接受者在解码时也可以感知到可能显现在文本的其他备选项。因此,聚合轴上的每个备选项作为隐藏成分存在,存在被选的可能。

组合关系是同一文本内各要素相互关联的不同方式。组合是指选取聚合轴上的能按照一定语法规则连接在一起,组合关系强调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组合分析研究的是文本的表面结构,而聚合分析试图识别不同的聚合轴上的“可替代物”,是文本的深层结构。这样的符号学分析可以扩展到中药方剂的符号文本中。从符号学中的双轴关系分析方剂文本,不仅对于学好方剂学这门课程并对深入研究和运用,而且对于拓宽符号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方剂的双轴关系

方剂是中医理学、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生在辨证确定病因之后选择相应的药物,按照组方的基本要求,合理配伍而成。《汉书·艺文志》是这样定义方剂的:“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3]。经方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借助药物的四性五味,依照人体应四时变化的规律,辨识五脏六腑所适用的不同性味的药物,构成寒凉、温热的方药,目的是调和机体,使身体恢复阴阳平衡。方剂是医生从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落实,遣药组方是获得预期疗效的保证。因此,理解方剂符号文本的构成以及意义的编织是中医不可忽略的问题。

由北宋政府官办药局校订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中国历史上首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本文采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四君子汤作为符号学分析,案例典型。四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苓和炙甘草组成,功用是益气健脾,主治脾胃气虚证^[4]。

从聚合轴的维度分析,人参、白术、茯苓和炙甘草的配伍是应组合所需,而选择人参、党参、黄芪,还是产地不同的人参,不同等级的人参,则是人参这个环节上展开的几种可能的聚合段,文本组合的每个成分都有若干系列的备选项。最后选择的某一种人参是根据某几种标准的选择。根据白术健脾燥湿的功效,可能进入符号发送者选择的成分是苍术、白

扁豆。茯苓甘淡,健脾渗湿,此聚合轴上的可供选择的因素是薏苡仁、猪苓、泽泻。炙甘草甘、微温,益气和中,调诸药。炙甘草可以联想到相似功能的药材(如大枣、蜂蜜、饴糖)。这样就可以用图2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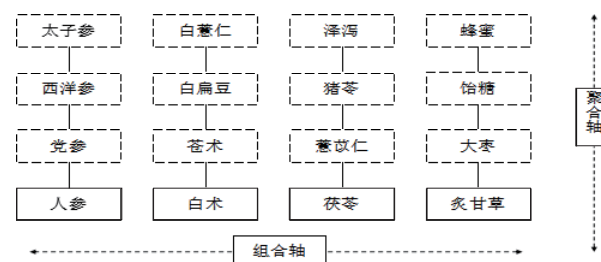


图2 四君子汤的组合轴与聚合轴

聚合轴上的系列属于同一范畴,是医生在选择药物“人参”之前的所有可比较,即虚线框中的任何一味中药都有可能代替“人参”。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结构上的替换而非意义的替换。如,人参替换成西洋参,该方剂只适合阴虚不受补的患者,效果较好。

“一个因素进入聚合段的基本条件,不是‘意义上可以取代’,而是‘结构上可以取代’组合中的这个成分,即可以在文本系统中占据相同位置”^[5]。解释中医方剂文本时,双轴操作仍然不可缺少。接收者感知到的只是文本和部分伴随文本,如果想要了解文本生成的机制,则必须明白隐藏在文本背后的聚成分。如,为什么选择人参而不选择党参,选择白术而不选择苍术。聚合是文本建构的方式,中医方剂文本形成之后,聚合就潜藏于幕后,具有隐性的特点,属于深层结构。

索绪尔指出,人们并不是使用单个的语言符号表达意义,而是利用多个符号编织成复杂的意义体。研究组合关系可以发现隐藏在文本生成与阐释背后的组合规则。中医方剂的组合并不是任意地将不同的药材简单叠加,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组合,其系统组合产生的效果要大于部分之和。中医在组合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药物时,必须遵守严密的组方要求,即“君、臣、佐、使”的规则,相当于语言中的语法规则。《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为君,佐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君药指针对主要疾病或主要症候发挥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如,四君子汤中的人参,功用益气健脾。臣药指协助和加强君药功用的药物,这里的白术具有健脾益气、帮助运化的效用。佐药指与臣药一样协助君药的同时帮助解决次要症状,如茯苓除健脾补中功效之外,还有宁心安神和利水渗湿之效。使药指臣药的辅助药物,方剂中最次要的药物,通常称为引经药,即将药力引向疾病所

处位置,炙甘草就是使药。

通过以上聚合与组合维度的分析,中医方剂文本的形成必然从聚合与组合两个向度同时展开。首先从君、臣、佐、使的不同聚合轴上选择符号,从可能替代的符号中选择一个符号,即人参或党参或太子参或西洋参选取需要的一种,这些符号根据其功用的相似性归类,彼此联系。而后将每个聚合轴上选出的符号按照规则以整体的方式呈现发送文本意义。双轴分析都是将符号视为系统的部分来探索符号的功能。双轴同时进行,中医开立处方时要选择药物,但是选择药物时必须明白不同位置需要什么药物,药物选出之后需要审视在整个处方中的其他药物能否匹配,需要注意中医用药的配伍禁忌。这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提出的来回测试的操作,旨在区分符号的差异,明确能指层的变化是否带来所指层的变化。这种来回测试没有先后顺序之分。

宽幅与窄幅

任何文本背后的聚合段宽窄不一,即选择的范围大小不同。如,四君子汤的君药人参聚合轴上的药物不只是上述的几种选择项,还可以包括红参、黄芪、南沙参、北沙参等,茯苓的渗湿功用还可以包括冬瓜仁(皮)、车前子、木通、玉米须、荠菜等。对于中医方剂来说,中医方剂文本是宽幅选择的结果。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共载药365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有1 892种药物,中医药的选择幅度过于宽阔。聚合段过于宽幅必然带来选择的难度,需要医生开立处方时仔细辨别可替代项中每味中药的性味归经,记忆与理解众多药物的功用难度不小。就中药茯苓而言,茯苓性味甘、淡、平,归肾、脾、心经,功效利水渗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同样具有健脾渗湿的中药薏苡仁性味甘、淡、微寒,归脾、肾、肝、肺、大肠经,功效利水渗湿、健脾、舒筋、清热排脓。这两味中药都是性味甘、淡,有健脾渗湿的功效,但是归属经络不同。虽说属于同一聚合段,但是医生开出方剂时必需根据病症比较筛选。

宽幅聚合形成的组合与窄幅聚合形成的组合,风格差异很大。中医最突出的特点是宽幅,给予医生的选择空间很大。人类总会受制于“选择悖论”,可供选择的東西越多,就越难选择,直到放弃选择。对于这种“选择悖论”,中医的“师徒制”是解决庞杂中草药选择的一种有效方式。历代医家,如唐代孙真人、晋代王叔和、清代叶天士等深入研究,记载各种疾病的用药经验,形成不同的医学流派。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可以让弟子不至于在茫茫的草药中无从选择,师傅根据自身的一种用药经验和感悟传授用药知识,也就是将中药的宽幅变成窄幅。从一些名医的处方中可以发现不同的医生善用某几种药物,如章次公善用虫类药物搜风剔络等。因此,我国传统的“师徒制”中医教育方式在当代社会仍然可行。

小结

从符号学的双轴关系分析中医方剂,可以发现中医方剂是“宽幅”聚合而成的组合。宽幅导致中医处方的风格多样,即使同一病症,每一个医生都有各自不同的符号组合,这与西医提倡的“标准化、规范化用药”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医与西医的不同之处在于西医是以近代数学、理、化成果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而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中国的数学、物理、化学仅限于直观的现象观察^[6]。认识中医必须从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医学史等方面去解读,才能获得中医学的本质特征。

参 考 文 献

- [1]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1
- [2] Roman Jakobson.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 In Roman Jakobson and Morris Halle,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The Hague:Mouton Press,1956:76-82
- [3]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2017:1567
- [4] 邓中甲.方剂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147
- [5] Verla Langholz Leymore.Hidden Myth:Structure and Symbolism in Advertising.New York:Basic Books,1975:8
- [6] 李致重.中医复兴论.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183

(收稿日期:2018年2月2日)